

⋮ [首頁](#) / [認識陽明交大](#) / [關於我們](#) / [新聞專區](#) / [專欄](#)

專欄

</>
XML

{...}
JSON

發布日期：115-05-13

耳鳴

本文作者為百川學士學位學程學生

在連續打了數百個噴嚏之後，我的靈魂仍待在原處，但耳中卻響起一種穩定而不屈的耳鳴聲，彷彿將我孤立於一座霧氣繚繞的島嶼。

我是一個對聲音極其敏感的人。

家中電話一響，我總是第一個察覺，能精準定位任何發聲的物件。就連黑暗中一隻蚊子，只要嗡嗡一聲，我便能鎖定它的位置，準確出手，命中要害。

但季節更迭之時，過敏性鼻炎如影隨形，加上感冒初起的疲憊與酸痛，使我癱軟在床，任鼻腔擺佈。停不下來的噴嚏與成堆的衛生紙編織出一個潮濕而黏膩的巢。經歷漫長而混沌的睡眠後，我緩緩坐起，鼻頭仍隱隱作痛，如同一隻剛被麻醉過的野獸，雖然安靜下來，卻潛伏著不安。我感覺有些不對勁，客廳的笑語聲像是從水底傳來。

過敏的後遺症留下了一種難以驅除的耳鳴。

我深吸幾口氣，卻發現耳中仍不斷迴響著那不屬於世界的聲音。彷彿耳中植入了一部抽風機，越是想忽略，越是被捲入其中。聲音像是攪碎機，把思緒一點點粉碎。讀書進度因此停滯，我決定出門散步，尋找一點別的聲音。

街道上的車聲與人聲隔著厚厚的玻璃傳來，而我行走在一條孤單而封閉的道路上。彷彿在外太空、在培養皿裡、在一顆無人的星球上。我與這個世界的距離被拉得極遠。突然，我的時間感出現異樣，周圍一切像被快轉。我是否被聲音困住了？

前方，一棟爬滿藤蔓的老建築浮現眼前，磁磚斑駁脫落，看起來早已荒廢。聲音在此刻改變了質地，如一條極為細緻的毛毯，緩慢而溫柔地包裹住我。緊接著，是來自耳膜深處的細碎電磁雜音，像某種微型訊號，在我體內跳動。

我的耳朵變得異常清晰，彷彿在聽覺上也戴上了一副隱形眼鏡。但為何我們總用視覺作為比喻？為何總是忽略聽覺的重量？我曾看過一份報導：77%的人認為視覺是最重要的感官。或許是因為視覺允許選擇，允許主動聚焦、決定看與不看；而聽覺卻是無從拒絕的——二十四小時，不眠不休，沒有閘門。聲音永遠在進入。腦海裡浮現一個荒謬的念頭：也許，這正是一種懲罰。

電磁波的聲音逐漸退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又一片的聲音。說「片」，是因為它們如巨大的床單，帶著浮力與柔軟，緩緩飄向我。

首先是學校的聲音，同學的討論、鐘聲的迴盪，如細緻的催眠曲；然後是百貨公司遊戲區的喧鬧，小孩在球池中奔跑、尖叫、摔倒、嬉笑，聲音混雜如糖果機裡翻滾的彩球；接著，是童年夜晚熟悉的時鐘滴答聲，一聲一聲，在耳中響起。

我驀然意識到，這些聲音正在倒退，我像被釘在時間軸的盡頭，過往的聲音一層層朝我壓來。

如果下一層是嬰兒時期的哭聲，那麼再往前，是什麼？我渾身顫抖。

那聲音還沒來，卻有什麼東西在我耳膜邊緣游移。我不確定那是不是聲音，或是一種聲音的預感。它像一種尚未成形的訊號，在空氣中若有似無地盤旋，彷彿下一秒就要誕生。

[回上一頁](#) >

展開/收合

NYCU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

📍 校址：300093 新竹市東區大學路1001號 [↗](#)

☎ 電話：+886-3-571-2121

陽明校區

📍 地址：112304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2段155號 [↗](#)

☎ 電話：+886-2-2826-7000

交大校區

📍 地址：300093 新竹市東區大學路1001號 [↗](#)

☎ 電話：+886-3-571-2121

Copyright © 2023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.



隱私權及安全政策